

【原乡切片】

王府池子情怀



□段曙光

在济南老城的街巷深处，有一处隐秘又大有来头的泉——濯缨泉。身为地道的济南人，过往的日子里，我常来此游玩。不消说，这一带随处可见的泉水，得到妥善保护、保持原貌的老街巷、旧建筑等，都牵引着我的脚步。

濯缨泉，属珍珠泉泉群，曾被圈进德王府，民间俗称王府池子。倚栏观泉，泉池广阔、泉水清澈，串串水泡自池底数十处泉眼升腾，层出不穷。南侧观赏区，立黑色大理石泉碑，四周民宅环立，有的房屋墙根浸在泉水里。

济南夯筑城邑历史久远，北魏《水经注》称濯缨泉为“流杯池”，金代列入72名泉。明朝建德王府，将濯缨泉圈进园内，并开凿玉带河，画舫直通大明湖。刘敷在《历乘》中写道：“德蕃有濯缨泉、灰泉、珍珠泉、朱砂泉共汇为一泓，其广数亩……龙舟轻泛，世称人间福地……”清朝改德王府为巡抚衙门，将濯缨泉回归民间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自此，濯缨泉藏身深巷，若不熟悉，难免多绕几个弯。有些

标签贴上了，就很难撕下来。濯缨泉脱去贵族气，泉水里、溪流边，天天挤满洗衣人、游泳者，一派市井风情，但人们仍习惯称王府池子。

濯缨泉名称来历坊间说法不一，有人说，南宋与金兵交战，济南守将关胜曾在此洗濯刀缨，故名濯缨泉。有人引经据典认定濯缨泉取自孟子的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。

旧时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，文人们都聚于此举办诗酒盛会，美其名曰“曲水流觞”。他们先在泉边洗濯，随后用斛杯盛满酒，放在托盘上，放入“流杯池”，任其漂流，托盘停在哪，溪边之人就把酒一饮而尽，并吟诗一首。我思忖，正是有了泉水的灵秀，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张养浩等才会才思敏捷、诗意盎然。

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李清照词中的“溪亭”是否就是珍珠泉畔的溪亭泉？还真是一个谜。有文字记载的是，溪亭泉紧邻濯缨湖，水势旺盛，可通舟楫。“水西桥外濯缨泉，日暖清秋放鸭天。薄暮采莲人不下足迹。”

见，清风吹转渡头船。”从孔子后人孔昭虔笔下，可见清代这里生活氛围浓郁。

泉水、小桥、古巷、老宅、青石路，一笔一画勾勒出历史的厚重。漫步其间，有种时空倒转的感觉。回首看，王府池子整天热闹非凡，从朝至夕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。欢声笑语在这里聚集并弥漫开来，把开心传递给每个人。我和妻也常常游泉边，过瘾了，再把泉水带回家。

濯缨泉水从泉池西北角穿过凤桥，流过民居墙根，穿街绕巷，流经曲水亭街、百花洲，汇入大明湖。涓涓泉水叙说着济南昨天的故事，古朴街巷装满泉城最真实的烟火。这一带，街巷盘根错节，民居升腾炊烟，泉池星罗棋布，有些泉藏在民宅内，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。如此宝地，自然受名士青睐，自元朝始，许多政界要人、社会名流，都在珍珠泉大院留下足迹。

王府池子周边，芙蓉街整日人潮涌动，商贩吆喝声不绝于耳；后宰门街中西混搭、商贸繁荣；金菊巷长不足百米，却诞生了济南老字号“燕喜堂饭庄”。此外，一些小巷颇具特色，

如最窄小巷“翔凤翔”，宽仅0.8米，大胖子只能一人通过，相爱的人却可相拥而过。

起凤桥街是一条浓缩历史时光，一眼望到头的小街。旧时，起凤桥连接贡院、文庙，是莘莘学子一考定终身的必经之路。“起凤”寓意从起凤桥起步，拜孔子，一路走过艰辛科考之路，在求取功名利禄上出人头地。清朝，街上建“腾蛟起凤”牌坊。当年，王府女儿出嫁，也从起凤桥起轿。几年前，浪漫的爱情电影《意外的恋爱时光》，在此取景拍摄。泉北岸，张家大院古朴风雅，院中取水、洗衣、赏泉，听泉声，美哉悠哉。

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时光不着痕迹地前行，如今经亮化改造，王府池子已化身为夜色中的明珠，为老城点亮了诗意画卷。夜幕下，金黄色亮化灯带将泉池、民居照亮，在清凌凌的泉水中形成倒影，成为市民夜游老城的好去处。泉水是济南流动的景观，最动听的音符，涌动着济南蓬勃发展的生机。许多新老济南人都感叹：济南城市发展，忒快了！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苹果城里说苹果

□牟民

1981年，我烟台师专毕业分在栖霞县城一中教书，居住在城东凤凰岭北姨父家里。凤凰岭似一条巨蟒，高卧城东，横看似龙，纵观如山。城关村居岭南、岭西，姨父村在岭北。岭周围为农田，后成果园。岭北坡有姨父家一亩多红富士苹果，半山腰下来，一层10棵，共4层，刚好40棵。随着城区扩建，岭北盖起一片楼房，名为锦绣花园，岭南的居民小区也密密挨挨。近年扩展岭背，修建了凤凰岭公园，岭四周的果园渐次减小。姨父母年岁大了，表兄妹都在深圳工作，终劝姨父把果园流转掉去了深圳，楼房则转让给我居住。

每日站在窗前，打眼便见南岭果园，跟苹果一起踏着季节的脚步，观日落日出。春闻花香，秋有果香。改新换代的苹果，均为红富士系列的名门望族。开春枝条发绿，几天光景花开满树，听得见蜜蜂嗡嗡，花香阵阵。眨眼，树挂满绿色果子，套上灯笼果袋，雨露滋润，苹果慢慢把果袋撑饱满。风调雨顺，日子御风而行，转眼金秋十月，只听哗哗摘袋声，一个个白光光的头颅从果袋里探出，地下塑料薄膜映照，晨雾弥漫，随之秋阳火辣辣吻它，果脸微红，继而大红，那些不同种类的红富士竞相晒红，比赛最红。山城的霞光成熟甜美，直把苹果喂养得胖胖的、水汪汪的，咬一口甜香，香飘满屋，香满小城。

一条绕岭小路，可以登上岭背，休闲日子，在公园里散步，打拳，跳舞。从乡下进城的父亲天天提个马扎和紫色的大茶杯，灌满水，慢慢走去公园喝茶聊天，十几个老人坐公园南石墙下，成雁行排开。下午各

两个小时，春看花，夏乘凉，秋闻香，冬晒阳。

城北牟氏庄园后的风彩山顶，红彤彤的高大镂空苹果雕塑，凝望四面真实的同类，有些羞羞的。风彩山果园早被山城搂入怀中，秋风送爽，苹果盈盈，休闲日登山，既有菊花相伴，又有苹果香相融，神情愉悦，呼出的是乐，吸进的为情。来庄园游览的旅客，吃着苹果，登上风彩山，一览山城全貌。城南翠屏山，本为山城屏障，而今入了山城怀抱，山南果园划为风景旅游区，秋天可以来果园采摘，品尝原汁原味的栖霞苹果。贯穿山城南北的白洋河西边，偎依螺丝顶、亭堰、小西岭一片片果园，秋日我会跟市民一起漫步苹果园摘果——品尝生态绿色红苹果。

每到金秋十月，四面环山的苹果早与城中苹果连为一体。再看商铺林立，门前摆满苹果。车来车往，满载苹果，大街小巷堆满苹果。树上正采摘，地面已成果的世界。彼时，锣鼓喧天，秧歌队从四面八方涌进城里，每年10月初始，一年一度的苹果艺术节拉开序幕。

记得第16届苹果节，评选苹果王时，我在台下观看。一个个果农捧着大苹果，喜气洋洋登台，把苹果摆在桌上。忽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双手捧一个硕大的苹果登台，沿舞台转了一圈并喊道：“今年，我是苹果王！”他的自信引起众人关注。

我眼睛一亮：这不是我当初教高中的学生林小勇吗？经过评选，他果然获得“苹果王”桂冠。中午，我特意约他到饭店庆贺。他拒绝了，说太忙了，家里二十亩苹果，要一边摘，一边卖。哪有空喝酒，老师你等着，忙完了，我来请你！望着他红红的脸盘，我仿佛看到他那满山的红苹果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李红伟

今年，天热得格外执拗，偶尔有几场雨落下，带来的也不是清凉，而是湿闷，憋得喘气都难受。在乳山养牡蛎的战友高邀约去他渔排上纳凉，我就匆匆离开土润溽暑的田垄，奔向大海。

黄昏的银滩，寥廓而深邃，蝉鸣从岸边林子里传出，和着大海的涛声，悠然地回荡在山海间。阳光刚刚散去，海水正从蔚蓝浓成墨色，一波又一波海浪从远处的官家岛涌来。我双手提着鞋，赤脚在沙滩上缓缓而行，柔软的细沙在趾缝里流淌，就像那留不住的匆匆时光。

晚风刮过，随着咸涩的海水味，还吹来一阵欢快的笑声，有几个妇女坐在防浪堤的巨石上，太阳已经落山的缘故，硕大的遮阳帽背在身后，海风撩起了秀发，半掩着被晚霞染红的脸颊。她们叽叽喳喳热闹地比划着，说张家的海蛎子长得碗口大，还说李家的海带架子垛得比人高。随风散开的欢笑，让原本昏暗的海滩多了几分妩媚。

远处一阵机帆船的马达声传来，船头的探照灯耀眼地划破海面，那是新采收的牡蛎，正在借着涨潮的高水位运往岸边。浅

“读”海

滩里早已等候的拖拉机缓缓升起了吊臂，于是，整条船就稳稳地固定在拖盘上。刚才还满脸嬉笑的女人们，麻利地从脚下颜色各异、款式新潮的小包里掏出手套、撬刀，还有系着红色发带的头灯，娴熟地戴上，几个人立时又添了几分俊飒。随着雪亮的灯光扫过堆成小山的吊笼，嘴里不断发出“啧啧”的惊叹：“咱银滩的海蛎子就是强”。

我坐在沙滩上，听着暮色里充满自豪的欢声笑语，看着那群被晚风刮远的灯光拐进岸边的水产加工厂，才恋恋地收回目光。

引擎的“突突”声再次撕破夜幕，是老高到了。在没有寒暄的握手后，小船便在海面上耕出一道银亮的犁沟，把岸上层层叠叠绵延的灯光隔在了身后。

船儿驶过一片黑魆魆的海带架子，便有忽明忽暗的渔火在海面上跳跃，那是养殖筏子上的太阳能灯，周围布满了浮标，橙色的浮球随波起伏，碰撞声时高时低，有轻有重，像无数手指弹奏出的乐曲，在苍茫的大海上被风带向远方。

老高先是驾船围着自家的养殖区转了一圈，才扶我爬上最高的平台。两个人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手抓围栏极力眺望，远处的海岸只是一条璀璨的亮线，脚下的

海最坦诚地裸在夜里，我默默地数着海浪涌动的间隔，那是大海有节奏的心跳。

老高忽然扯开嗓唱起了“渔号子”，有几分《耕地号子》里“吆喝调”的韵味，节奏简单有力，每句的尾音像被浪咬掉一截，不拖长腔。歌声里我听见了渔网入水时渔民胸腔里深沉的跳动，听见了咸涩的皱纹绽开时那发自肺腑的笑声。借着灯光也看清了老高晒成紫铜色的肌肤，被海水泡得发白的手掌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海不再是那种沉寂的黑。柔和的月光被浪揉成碎末撒在海面上，像散落的星星，泛着银光。月光下我看不见跃出水面的鱼群，随波摇曳的裙带，还有贝苗在海底呼吸时冒起的串串水泡，听见了这些被千万重浪涛叠在一起共鸣的和弦。而要听懂这些，只能用心灵去感悟，只有当你“站”在浩瀚的大海里，咸涩的海水腌渍着你的身体，海浪的每一次剧烈的冲撞或者细微的震颤，才会顺着血管爬进你的心里，让你感觉到生长的感动和力量，体会到海浪的每一次升腾都是生命的律动。

起风了。浪花再一次从海底涌起，那是大海里所有的生命在呼吸、成长……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）